

亢野尘梦 (白话版)

插图
本

西藏

惊情

你不了解的100年前的西藏

115人出发，7人生还，其势何惊
万里相随，唯死堪别，其情何深

耿林
译

陈渠珍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西藏情

亢野尘梦 (白话版)

耿 陈
林 渠
译 珍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尅野尘梦 (白话版): 西藏惊情 / 陈渠珍著; 耿林译.
—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223-03404-3

I. ①尅… II. ①陈… ②耿… III. ①西藏—地方史—清代 IV. ①K2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0859 号

尅野尘梦 (白话版): 西藏惊情

作 者 陈渠珍 著 耿林 译

策 划 天利文化

责任编辑 曾 恒

封面设计 孙列子

内文插画 罗程露

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 (拉萨市林廓北路 20 号) 邮政编码 850000
北京编辑发行部: 100013 北京市东土城路 8 号林达大厦 A 座 13 层
电话: 010-64466526
打击盗版: 0891-6930339 13801174584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开 (710×1 000)

印 张 16.25

字 数 190 千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23-03404-3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言

《西藏惊情》，根据《芄野尘梦》如实译写。《芄野尘梦》成书于1936年，书中记录了作者1909—1912年间惊心动魄的藏地历险，以及与藏女西原可歌可泣的生死爱情。

1909年，作为清朝武官的陈渠珍随军入藏，抗英平乱，由昌都、江达、工布，至波密，一路平乱，屡建战功。驻藏期间，与当地藏民、官员和喇嘛来往密切，并结识了善解人意的藏族少女西原。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至西藏，革命的、保皇的、趁火打劫的、乘乱反叛的，等等，各方势力突变，西藏局势陷入动荡且一发不可收拾之中，多方考虑后，陈渠珍决定弃职东归。由于经昌都回川之路已堵，无奈之下取道青海、甘肃绕回中原。却不料误入羌塘草原，迷失通天河谷，一路风雪交加，生死难测，无水无粮，无盐无火，茹毛饮“雪”。115人出发，223日历险，最后仅7人生还！大难不死，却未见后福。到丹噶尔厅安顿好仅剩部众后，与西原乘骡车去往西安，但家书久候未至，穷困潦倒，只得寄人篱下，唯赖救济度日。不久，西原不幸染上天花，于渐见曙光之时玉殒香消。此生相随，唯死堪别！

24年后，陈渠珍追忆这段经历，以惊才绝艳之笔著成奇书《芄野尘梦》。陈渠珍以一介武夫，却怀旷世才情，笔底惊雷，薄薄一册，六万余字，足以媲美同出凤凰之《边城》。

然而《芄野尘梦》最初面世时，却只是寥寥几十册的自印本，实令人扼腕。重庆出版社曾于1982年出版此书，至今也已过去多年。煌煌奇书，怎忍见其就此尘封？1999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芄野尘梦》，并于2009年、2011年分别再版。该书自出版以来，一直深受广大读者的热爱，每个版次都多次脱销、加印。

译者乃是从2009年再版时初晤《芄野尘梦》，当时是追着“湘西匪王”的名头去寻找历史传奇的，而对“赳赳武夫”的文笔并未报太大希望。却

不料才翻几页，便生惊艳之感，手不释卷，欲罢不能。不仅得窥清末民初军政情形之一斑，还领略了一百年前藏地的风俗民情以及“绝版”的山水风光，尤其是那惨绝人寰的荒原求生和万里相随的生死爱情让人不忍卒读。其势之惊，其情之切，其事之奇诡，其文之妙绝，无不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轻视者”感到震撼和羞愧。其后，这本书便一直常伴枕侧。2011年，当译者因为工作再次走近西藏时，于明月高悬之下，突然有了以我之笔重温这高原上百年前的遗梦的念头，而出版社也因为长期收到读者来信，终于决定出版白话文的版本，于是，怀揣不安，开始尝试着翻译。

此次译稿中尽量遵从“信、达、雅”的原则。为了做到“信”，多方查阅资料，比对清朝末年和民国初期相同事务的不同细节。比如“督”字，如果是清末的“督”，则须译成“总督”，如果是民国时期的“督”，则应译作“都督”。尽量使用当时当地的名词，让语言保持它原本的历史感、地域感，以及在起承转合间加入一些感情色彩词句，使上下文衔接合理、流畅，是为了“达”而做的努力。考虑到“雅”的问题，原文中一些词句在古今差别不大又不影响阅读的情况下，会直接予以保留，以免强行翻译反而失去原文的精妙。此次出版，和之前版本一样，参考了任乃强先生所做的校注补充注释，同时附上再次校对后的原文（勘误了前几个版本的几个错误），以便于读者阅读。在进行由文言向白话翻译的同时，还在进行着由文字向图画的翻译。插画师在重绘插图时，也是根据译者和编辑提供的资料，既完成相应的情节真实，又尽量体现每一个细节真实，使之与史料及生活事实相符。比如人物的服饰及不同环境下的装束，等等。此外，郭雪立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其字放中带收，以势写意，为本书再添华彩，在此向郭先生致谢。

译文初成，校对润色，几易其稿，方成此书，此实编辑同仁之共功。本深知吾辈后生功力不济，恐有辱玉璠先生泣血奇书，这也是翻译前为什么会心怀不安，所幸世间事，但求诚心尽力，自可俯仰无愧。知我罪我，其惟读者。书中不当之处，望诸方不吝雅正。

笔译千言，但求奇文共欣赏；书牵一线，唯愿此道与结缘！

目 录

161	146	135	124	115	102	089	072	057	042	028	018	006	001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原文	丹噶尔厅至兰州	至柴达木	遇蒙古喇嘛	过通天河	入青海	波密兵变退江达	退兵鲁朗及反攻	进击波密	收复工布	昌都至江达	腊左探险	成都至察木多	总叙

总叙

西藏，汉朝时称西羌，唐朝时叫作吐蕃，明朝时称为乌斯藏。当地居民历来信奉佛教，最初推崇红教^[1]，喜欢研习符咒以及吞刀吐火的神奇法术。后来有位叫宗喀巴^[2]的尊者，进入大雪山中苦修数年，得道之后便矫正戒律，摒弃了以前红教中的幻术成分，由此创立了黄教^[3]。黄教一经创立，立即风行整个藏区，原先的红教便慢慢衰落下去。宗喀巴有两位弟子，其中年龄大的一位叫达赖（达赖一世根敦珠巴），也就是当时的藏王，他驻守在拉萨，集政、教权力于一身，统治着整个西藏地区，地位类似于罗马教皇；另一位叫作班禅，驻守在后藏，仅负有教皇名号，手中并没有实权。

清朝初期，朝廷就设立了驻藏大臣管理监督西藏事务。后来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国的陆军部队便直抵喜马拉雅山麓。与此同时，俄国的势力也迅速越过帕米尔高原，企图侵夺中国领土。于是，英、俄两国在中国的势力争夺战加剧，英国想得到西藏，进而窥伺西康和四川，以期完全占

总
叙

[1] 红教：即宁玛派。藏传佛教流派之一，因该派僧人戴红色僧帽，故称红教。

[2] 宗喀巴（1357—1419）：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立者，佛教理论家。本名罗桑扎巴，是他受沙弥戒时的称呼。青海湟中县人，元顺帝至正十七年（1357年）10月10日，生于宗喀的一个佛教家庭。于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10月25日圆寂，享年63岁。因藏语称湟中为“宗喀”，故被尊称为宗喀巴。

[3] 黄教：即格鲁派。藏传佛教流派之一，因该派僧人戴黄色僧帽，故称黄教。



有扬子江（长江）流域。俄国同样也想得到西藏，将印度变为附庸，然后越过葱岭，夺得新疆，最后占领整个蒙古高原。英国自从失去北美殖民地之后，就把印度看作天府宝地，唯恐俄国捷足先登，因此他们先发制人，以利益诱惑当时的达赖喇嘛，与西藏唐古特（西藏在清朝时称为“唐古特”）政府签订了“英藏新约”^[4]，承认西藏为独立国家。当时清政府的驻藏大臣也被迫在条约中签字。自此以后，国势日衰的清政府便不能再过问西藏事务了。

此时的西藏，形势非常危急，达赖落入英国人的掌控之中，驻藏大臣又都是昏庸老朽之辈，清末皇帝孱弱无能，慈禧太后一味揽权，却不知列强逼近而疏于防守。后来，达赖也渐渐发现了英国想要吞并西藏的阴谋。达赖的属下，藏王边觉夺吉对沙俄心存幻想，见到英国人对西藏领土虎视眈眈，便想联合俄国来抵制英国。因此他借祝贺俄国沙皇加冕为名，赶赴俄国，施展纵横捭阖之术游说俄国牵制英国。英国人听说这个消息后，大为恼怒，当即派遣数千精兵，越过喜马拉雅雪山，侵入中国领土。

达赖一直以活佛自居，到这时也一筹莫展，只好请建亭寺护法僧跳神^[5]问卜，想通过神灵的指示来决定是战是和。护法僧的占卜显示：“佛祖能够保佑我西藏打败敌军并且缴获他们的枪械，请决战。”达赖相信了这个指示，调动数千藏兵在庆喜关外抗击英军。一开始，英军冒险深入，遭到了藏军的伏击而仓促应战，死亡百余人，只好暂时退兵。初战取得胜利，西藏上下，拍手相庆，都认为神言灵验。而此时的英军在经过整顿之后，

[4] 1903年12月，英国以边界的通商问题为借口，入侵西藏。1904年8月，拉萨被攻陷。9月7日，统帅英军入侵西藏的上校荣赫鹏逼迫西藏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噶尔丹寺）的寺长罗生夏尔曾等人在拉萨签署了《拉萨条约》。

[5] 跳神：汉族和许多少数民族的民间巫卜风俗，是藏传佛教寺院最隆重的祭典活动之一。

又继续进攻。向来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的藏兵，在英军的攻击下最终大败而回，死亡千余人。此时的藏军已毫无斗志，往往还没有与英军进行正面交锋就溃散了。

达赖知道大势已去，于是逮捕了建亭寺护法僧，将其处以磔刑^[6]，并将其母亲囚禁在工布的头波沟，自己则携带几百驮珠宝珍物，率领一千多人逃往哈喇乌苏。途中，因逃亡队伍行动缓慢，达赖担心被英军追上，于是将宝物秘密封存在一个喇嘛寺中并派兵留守，自己则仅率一百多人进入京城寻求援助。到达京城后，达赖便为慈禧太后诵经祈福。慈禧素来信佛，于是命令四川总督派遣混成一协^[7]奔赴西藏援助达赖。我当时担任四川陆军六十五标队官，也在此时随部队进入西藏。

我从长沙军校毕业之后，担任了湖南新军第一标队官。湖南新军，创自原湖南巡抚端方，是把原来老式的巡防军改编为一、二两标，士兵大都幼稚愚钝，将官们大多出自行伍。只有我统领的这队士兵素质较高，都是从我的家乡招来的一些青年学子以及秀才、廪膳生^[8]。当时，革命思潮已经开始在内地萌芽，尤以湖南的革命风气最为激昂。但是那些革命先驱的活动却屡屡受挫，后来他们终于明白，不联合军队根本无法颠覆顽固的清政府，于是他们在长沙设立了同盟会支部。当时，我也看清了清政府的

[6] 磔刑：古代祭祀时，杀牲以祭神，把祭的牲肢解就叫“磔”。后来“磔”变成一种对人的最为惨烈的酷刑，就是分尸，也解释作车裂，又解释作寸磔，也就是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

[7] 清末新军兵制，一般每军辖两镇（师），设统制；每镇辖两协（旅），设协统；每协辖两标（团），设标统；每标辖三营，设管带；每营辖四队（连），设队官；每队辖三排；每排辖三棚（班）。

[8] 即廪生。廪膳生员，科举制度中生员名目之一。廪，本意为米仓，在这里指由官府供给粮食。清代经岁、科两试一等前列者，方能取得廪名义。廪生须为应考的童生具结保证，无身家不清及冒名顶替等弊。



腐败无能，加上痛恨列强们对我领土的侵袭蚕食，所以也醉心于政治革命。我很庆幸自己的部下都是些青年才俊，所以平时除军事训练外，还让他们学习国文、史地、测算等科目。一年之后，整支部队思想为之一变，其中大部分人都加入了同盟会。同盟会的成员曾在天心阁城楼上秘密集会，士气日益增长，已经威胁到了朝廷的统治。而大清这驾无法驾驭的马车，已经脱缰，再无法走向正轨了。在这动荡乱世中，我也是顾虑重重，苦闷异常。我读的是圣人之书，以古人“不可以仁义攫人之心”为戒，以为鼓励煽动民众，即刻就可推翻清政府；可是我又怕开场容易收场难，最后往往是救国者误国，中国的历史不就是这样的吗？因此，有的时候我都不想辞职回家算了。

第二年，同学约我一起去湖北拜谒当时的湖广总督赵尔巽^[9]。在清朝的封疆大吏中，赵尔巽是最为明白通达的人。任湖南巡抚时，他便锐意兴办学堂、操练新军，我们都曾受过他的熏陶培养。赵尔巽的弟弟赵尔丰是四川总督，正要赶赴川边，亟需人才，于是赵尔巽便资助我们入川。但到了成都，赵尔丰怀疑湖南人都是革命党，并没有立即任用我们。过了不久，赵尔巽接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被正式任命为川边大臣，我也因此被任命为川军六十五标队官，隶属于协统钟颖部，紧接着我又被派遣防守百丈驿。军中闲暇时间很多，我听说英国人正急于图谋西藏，于是就向那些从西藏涉险归来的部下询问西藏的山川地形及风俗习惯，并参照一些地图史料，深入了解西藏的情况。

[9] 赵尔巽(1844—1927)：清末汉军正蓝旗人，祖籍奉天(今辽宁)铁岭。清同治年间进士，1907年任湖广总督，第二年调任四川总督。宣统三年(1911年)任东三省总督，辛亥革命后在奉天成立保安会，对抗革命。民国成立，任奉天都督，旋辞职。1914年任清史馆馆长，主编《清史稿》。

此时正好赶上统领钟颖^[10]奉旨援藏，我见到有打仗立功的机会，心中欣喜，便向钟颖递上一份西征计划书，书中对西藏事务的规划颇为详尽。钟颖对我大加赞赏，马上召我回到成都，委任我为援藏军一标三营督队官。但我没有立即赴任，推辞说家眷随我漂泊成都，留下来无人可依，回乡则无钱上路，就连告别都无友相送，实在是无依无靠，所以不能上任。但管带林修梅苦劝督促，钟颖又送来很多作为家用的金子，并许诺月俸从优，我深感他们的盛情，于是答应赴任。

当时，革命思潮已遍布中国南部。四川虽然在偏僻边隅，但一年之中也经常听到革命党被捕拿，革命机关被破获的事情。这里的青年志士，也慢慢感染了革命思潮，纷纷发起排满运动。我虽然下了入藏的决心，但当时我的侄儿却生起了大病，妻子又年轻，他们两人留在成都，形影相吊，格外凄凉。他们听说我即将远征西藏，都抱头痛哭。一时间，我也禁不住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但想到钟颖待我不薄，又觉得革命潮流终究在所难免，如果真的到了革命爆发的那一天，茫茫中华大地，哪里又有和平安乐的避风港？况且我在军中，除了军务之外并不负责其他事务，但四川当局还是将我当作革命党来看待，看来一直滞留异乡，终究不是长久之策。西藏地方偏远，但民俗质朴，不如借这次出征的机会，去那边玩乐一番，好好散散心，或许能避过这场祸乱。于是我百般安慰妻小，将家中事情一一安顿妥当，于万般缱绻不舍中挥泪而行。当时是宣统元年（1909年）的秋天，阴历七月十六日。

[10] 钟颖（1876？—1915）：字鼓明，满洲正黄旗人，爱新觉罗氏。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继任四川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统，兼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总办。宣统元年（1907年），奉命率军入藏。1912年民国成立后，被任命为首任驻藏办事长官。但西藏方面不承认其地位，迫使其离开西藏。1915年，袁世凯政府对罗长椅被害案进行审理，钟颖作为主谋，被判处死刑。



第一章 成都至察木多

经过很长时间的筹备，我们的援藏出兵计划算是极为周密了。不料部队一经开拔就障碍横生，尤其是军需夫役频繁逃亡的情况最让人烦扰。大军行进时在路过的地方四处抓人充当夫役，人们闻风逃避一空。到了三营殿后，夫役逃亡的情况尤其严重，行李沿途遗弃，即使军队愿意出重金招募，也找不到可以雇佣的夫役。受这股逃亡风的影响，军心涣散，纪律荒废松弛，已不是以前那样有秩序的部队了。此时不禁想起唐朝诗人那些应征出塞的诗句，更觉悲壮苍凉，若不是亲身经历，怎么能深刻体会其中语言的辛酸和语句的贴切呀！

军队从成都出发，四天后到达雅州（今四川雅安），一路风景都和内地相同。但一过雅州，周围环境就完全不一样了，山岭陡峭，道路狭窄，险峻如剑阁一般，土地更加荒凉贫瘠，沿途居民寥寥可数。部队出发是在阴历七月，当时正是盛夏天气，士兵们只穿一件单衣还是汗流不止。但过了雅州之后，凉气顿时袭来，天气恍若深秋，官兵们都穿上了夹衣。越往西走，越觉得寒冷，这时必须穿上西藏特有的那种厚毡子^[1]衣了。官兵们一路翻越大相岭、飞越岭等崇山峻岭，这些山岭层峦叠嶂，高耸入天，人走在山道上，往下俯视便可见白云升腾，在脚下盘旋。大相岭，相传为蜀相诸葛亮开凿，并

[1] 毡子（mú zi）：藏族地区出产的一种羊毛织品，可做床毯、衣服等。

由此得名。军队经过虎耳崖时，陡壁悬崖，危坡一线；从山上可以看到山脚河水如带，清碧异常，有时波涛汹涌，骇目惊心。悬崖中道路宽不到三尺，旁边山壁如刀削一般。我的坐骑是从成都买的上品良马，到了这里也吓得遍身流汗，任我如何鞭打也不肯前进一步。看来内地的马到了这里也同样不堪使用了。

行军六日后，我们到达泸定桥。泸定桥位于大渡河的下游，是入藏的必经之路。大渡河两岸居住着六七百户人家，河面宽七十余丈，深达百丈，河水汹涌奔腾，澎湃之声，震荡山谷。泸定桥是由七根手指般粗细的铁链凌空架设而成，铁链上面覆盖着薄木板，人走在上面都惴惴不安，小心翼翼。过了这令人胆战心惊的泸定桥又走了两天，部队到了打箭炉（今四川康定）。

据说，攀登大相岭时不能相互交谈，否则山神会降下冰雹以示惩罚。我们过大相岭时，竭尽全力才爬上山顶。到了山顶，我见到了清果亲王^[12]的摩崖题碑诗，石碑的上半部分被积雪掩盖，用马挝拨开，但见上书：

奉旨抚西戎，
冬登丞相岭。
古人名不朽，
千载如此永。

这几句话既是景仰先贤，同时也是果亲王自诩。下山时，部下们走在前面，回头见我还没跟来，便大声呼唤，后面的士兵跟着呼喊答应。一时间，

[12] 果亲王：果毅亲王胤礼，清康熙帝第十七子，正红旗。雍正十二年（1734年），果亲王奉旨赴泰宁（世传六世达赖灵童降生之地），代表清政府主持六世达赖的坐床（继位执政）大典，以及“送达赖喇嘛还西藏，循途巡阅诸省驻防及绿营兵”。果亲王经四川入藏，加强了当时西藏与中央朝廷的关系，此行责任和意义都很重大。





各种声音交相而起。就在这时，天色突变，阴云四起，如拳头般大小的冰雹劈头盖脸地砸落下来。队伍狼狈四散，我急奔下山，跑在我后面的官兵很多都被冰雹砸伤了。这种情形的出现大概是因为山头常年被浓雾笼罩，潮湿空气凝聚，一遇到热气冲击，冰雹也就随之落下，不过是普通的物理现象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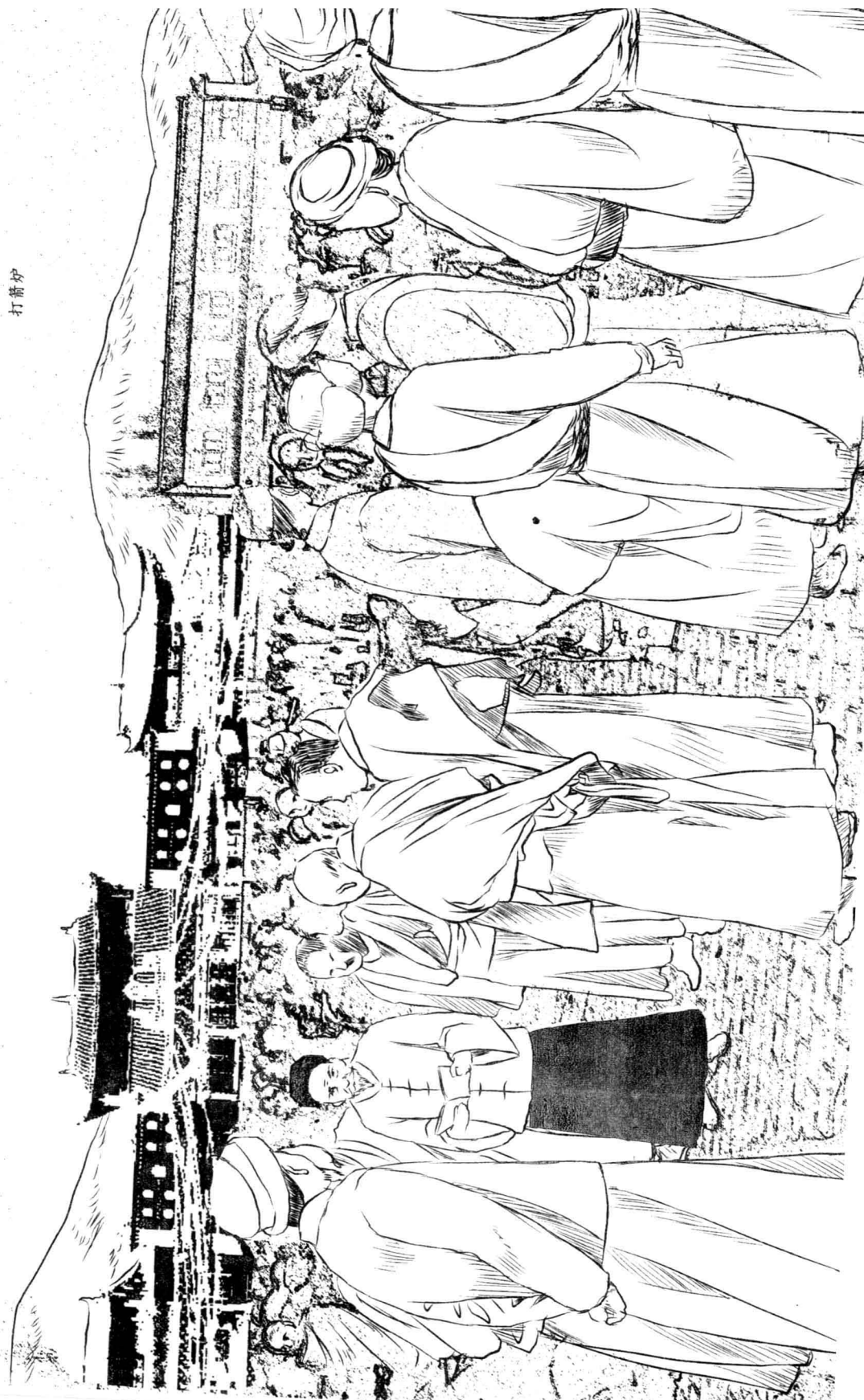
打箭炉是四川和西藏的交通枢纽，相传诸葛亮南征的时候曾派遣大将郭达在这里设炉造箭，由此而得名。这个地方三面环山，终日阴云笼罩，浓雾弥漫，狂风怒号，气候异常冷冽。山巅的积雪终年不化，即使在盛夏三伏天，这里的人们也常常穿着棉袄大衣。部队在打箭炉驻扎了数日，官兵们里面穿着棉袄，外面披上毡子大衣，仍抵挡不住严寒。我曾经开玩笑说，内地的寒冷，是寒气自外而来，诸如疟疾之类疾病的寒气是从内而起，而塞外的寒冷，则是自肌肤而生。这番话虽是笑谈，却也是事实。

一进入打箭炉，便看见大街小巷都是说着异语穿着异服的喇嘛。听说此地有十二座喇嘛寺，寺庙中的喇嘛多达两千余人。打箭炉的居民种族特别复杂，有四川人、云南人、陕西人、当地人、回人，还有许多来自英法各国的西洋传教士。当地藏人崇信喇嘛教，如果家里有三名男子，必定有两人是喇嘛，甚至全是喇嘛。因为喇嘛群体在当地最有势力，能够支配一切事物，普通人一旦做了喇嘛，其身份和地位就相当于在内地中了科举。所以这里的人都以成为喇嘛为荣。

康藏一带气候酷寒，只出产青稞，所以无论僧俗都吃糌粑^[13]，佐餐的

[13] 糌粑(zān ba)：青稞麦炒熟后磨成的面。吃时用酥油茶或青稞酒拌和，捏成小团。是藏族人的主食。

打箭炉





是酥油茶，富裕的家庭有时候也吃些肉脯，但用麦粉制成的面食非常少。糌粑的制作方法是将青稞炒熟之后磨成细粉，吃的时候以酥油茶调和，直接用手抓着进食。酥油茶，是把熬制得特别浓郁的红茶倒入长竹筒，滤掉渣滓，再拌入酥油和少许食盐，然后用一根金属包了头的长棍上下搅动，搅匀之后盛在铜壶里，置于火上煎煮。藏民吃糌粑时都配着酥油茶，平时也把它当作饮料。一般藏民都嗜此如命，每次一喝就是十余碗。我头一次闻到酥油茶时只觉得腥臭刺鼻。同僚们相互戏言，在酒筵呈上酥油茶时，约定各饮一碗，不能喝的便要罚钱。我勉强喝了一口，顿时觉得胸闷气逆，郁结不下，只好自认罚金，不敢再喝了。

藏族男子都穿宽袍大袖的衣服，腰间系着丝带，头上戴着呢帽或者缠裹绒巾，脚穿毡子长靴。藏族女子穿长衫，着毡裙，系腰带，头上戴着巴珠^[14]，脖子上围着珠串。

喇嘛的服饰因阶级高低而有所不同，职位高的，里面穿着衬衣，外缠着红黄颜色的哔叽^[15]批单，戴桃形帽，靴子由红色呢绒制成，手里拿着佛珠，口中时刻诵念佛号；级别低的喇嘛则只用粗呢披单交结着缠绕上身。藏民居住的房子都是几层的楼房，上中层住人，下层豢养牲畜。住宅屋顶扁平，有些房顶上面还覆盖着泥土，室内和墙壁上绘满彩色的山水人物。有的喇嘛寺甚至高达十层，修建得金碧辉煌，极为华丽壮观。

[14] 巴珠：藏族妇女特有的头饰。多用红色毡毯或布扎成骨架，架上串缀珊瑚、珍珠、绿松石等饰物，其造型因地区而异。“巴珠”头饰是姑娘成年的标志，第一次佩戴“巴珠”，表示已经成年，可以谈婚论嫁了。

[15] 哔叽：密度比较小的斜纹的毛织品。因其呢面平整光洁，质地厚实柔软，且悬垂性好，故多用作喇嘛的披单。

我军由成都出发时，达赖（十三世达赖）正好也从北京返回西藏。在路上，他得到属下藏王厦札的密报说：“英军已由西藏退出，可是川军却在大量进藏，这种形势恐怕对西藏不利，应该想办法制止川军入藏。”达赖原本是向清政府求援，不好反复无常，便秘密命令厦札调遣万余名藏兵扼守要道，拒绝川军入藏。川边大臣赵尔丰知道达赖心中的想法，就亲自率领八个营的边兵，由川藏北道进军，围剿盘踞在德格^[16]一带的叛匪，另一方面又命令钟颖率领援藏川军由北跟进，相约在昌都（即察木多）会师。

全军集中在打箭炉待命约一周后，统领钟颖才赶到。之后我们又进行了三天的准备，这才出发。由打箭炉出关，便到了四川边境。由四川进西藏的大道，须经巴塘、理塘、昌都、恩达、硕板多，再过丹达、拉里、江达，最后到达拉萨，这一路线便是常说的川藏大路。我军所经之路沿途居民住户很多，是康藏南路的驿传大道。我部奉令改由北道出关，行军一天后，由折多塘向北，经长坝春、霍尔章谷、甘孜、曾科、岗拖到昌都；或者绕过岗拖，前往类乌齐，穿过三十九族^[17]领地到达拉里，这便是川藏北路。川藏北路沿途荒僻，往往行军一两天也见不到人烟。

[16] 德格，今四川德格。当时德格土司长子和次子因争夺继承权发生内讧，引发动乱，赵尔丰率兵平叛。

[17] 三十九族：是清代对藏北牧区三十九个部落的总称。亦称霍尔三十九措、霍尔德。当时与其毗邻的还有四十族，合称七十九族。据《卫藏通志》记载：“其地为吐蕃地，居四川、西藏、西宁三界之间。”明朝末年，该地属蒙古诸部统治。14世纪前期，蒙古人古润乌伦台吉统治了霍尔德地区，成为第一代霍尔王。经过八代霍尔王，其势力逐渐扩张，到第九代霍尔王时期形成了“霍尔三十九族”的统治体系。清朝统一该地后，直属理藩院夷情衙门管理。